

木偶淨瑠璃

有吉佐和子著



木 偶 淨 瑠 璃

〔日本〕有吉佐和子著

錢 稻 孫 文 洁 若 譯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五年・北京

有吉佐和子
人形淨瑠璃
黒衣

《木偶淨瑠璃》据东京筑摩书房《新鋭文学丛书》(九)《有吉佐和子集》1961年版譯出。《黒衣》据东京新潮社《三个老太婆》1961年版譯出。

封面画：陆志庠

木偶淨瑠璃

书号 1834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字数 74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4 $\frac{5}{16}$ 插页 2

1965年4月北京第1版

196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价(3) 0.39元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全国新华书店經售



有吉佐和子是日本当代女作家，1931年生于和歌山市，1952年毕业于东京女子大学英语系。她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《白毛》(1957)、《江口之里》(1959)、《祈禱》(1960)、《王台》(1961)，长篇小说《纪之川》(1959)、《我不能忘记》(1960)、《香华》(1962)、《有田川》(1963)、《助左卫門四代记》(1963)、《非色》(1964)等。她曾于1961年和1962年到我国进行友好访问。

CHG04/02

內 容 說 明

这两篇小說都以日本艺人的生活为題材。《木偶淨瑠璃》写大阪古典木偶剧团“文乐会”因营业不振，某些名演員不愿意以一部分收入补贴无戏可演的人，解散了工会。维护工会的人另外組成了“鼎会”。“鼎会”离开大城市，到外县給工人群众演出，并召开座談会，听取观众的意見，从而促进了新一輩演員的成长和剧目的革新。《黑衣》写一个无名的歌舞伎老演員的悲慘遭遇。他一輩子身穿黑衣，照料前台，好不容易得到扮演一个小角色的机会，坚持抱病演出，最后在剧团赴外县演出获得成功时病逝。

統一書號：10020·1834

定 價： 0.39 元

CA604/02

目 次

木偶淨瑠璃.....	1
黑 衣.....	93

木偶淨瑠璃*

—

連天下雨，也不知道几时才有个完。雨点又大又有劲，打在路上行人那一波波的雨伞上，直沁透了伞盖，順着伞把儿淌水珠子，湿得掌伞的手心又粘又滑。玉次郎打着伞，来到四座桥^①头，一路里就不知倒换了多少次手。

“真下得邪性啊！”

玉次郎叹气似的嘴里咕囔着，走上桥来，忽然注意到眼面前横过一頂和合伞^②。虽則是一男一女两个人合打着一把伞，可是看上去，却和一般的和合伞情景完全两样。两个人都太老了，尤其那个男的，头发都秃得几乎沒有了，掉了坑儿的眼睛，显着湿漉漉的。季节都快到夏天

* 原文作“人形淨瑠璃”，日本十七世紀以来的古典木偶戏。

① 流过大阪市内的西横堀河和长堀河交叉的地方，四面架有四座桥。

② 原文作相合伞，指一对男女合打一把伞。

了，还披着严冬的黑斗篷，下摆拖得低低的。一个已过中年的妇人搂着他的后腰坎，两人一道走过电车道。那人准就是要木偶的老前辈吉田卯三郎，没有错。只见这一对老人摇摇晃晃地，脚底下没把握，在横过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，在一辆正开过来的小汽车前头，打了一个趔趄，一下子在电车道上呆住了，吓得玉次郎手中捏着一把汗。正在这当口，水淋淋的马路上，又有一辆大型的高级汽车悍然疾驰过来；玉次郎脱口大喊了一声：“危险哪！”

这一对老人慌慌张张地赶过去，居然抢到汽车头里；可是刚要跨上人行道，卯三郎就仆倒似地双膝着了地。

玉次郎赶忙过去扶起他来：“老师傅，不要紧吗？没有磕碰着吗？好危险呀。”卯三郎一边踮着他沾了泥浆的袜脚尖，摸索他的高齿木屐，一边像小孩子口气似的说道：“哎呀，怕哟。”

“师母，没有怎么样吗？”

“唉，多谢您。”

老夫人显着使劲用力的样子，重新撑起了那把破旧的蛇目伞^①，还像方才那样，用一只手去搂住卯三郎的后腰坎，迈起步子来。看他俩那样子，好像也没有出什么岔子，光是那黑斗篷的下摆沾满了泥浆。玉次郎站着目送他

① 上下涂成褐色或蓝色、中间没有上色的伞；撑开后，形状像蛇眼睛，故名。

們的后影兒出神，肚子里充滿了一種不平之氣，只想捉個誰來告訴他：“那一位是名家卯三郎呢！”

不想偶一回头，發見一輛高級的黑漆大型汽車，不知幾時，一聲不响地早在他身旁停下來，司機撐出一把雨傘，有個人下車來站在傘下。

“不是玉次郎師傅嗎？在這兒干什么哪？”

“唔——”

他便把方才險些兒出事的情形，氣忿忿地訴說了一遍。董事听了，皺了皺眉頭說道：“須得留神喏！”

“可不？真是。”

玉次郎眼看董事讓司機陪送着，走進了文樂座^①的事務所里去，喘了一口大氣；心想自己也就這一點路了，淋湿了也沒什麼了不得，就把傘柄像扛步槍一般扛在肩頭，幾步走過街去。后台的門和事務所的門，原是面對着的。

“您早。”

經理見到玉次郎進門來，打了慣例的招呼。

“唉，您早。”

玉次郎收起雨傘，插進傘筒里，就知道人已經到得相當多了。要在平時，演員們掐着各自出臺的時間才來上班，但今天為了開會，都早就到齊了。玉次郎加快腳步，

① 專演木偶淨琉璃的劇團，該團的劇場在四座橋。

走过楼下那排小房間，发見都空着沒有人，便一徑儿上了楼梯。

除了排练時間之外，平时供初級傀儡师^①們休息用的楼上大房間里，人差不多都已到齐了。站到門口一望，會議的形势就已了如指掌。以长尾大夫为中心、聚集在大房間中央的那伙人，都挺着胸脯，横起眼睛在看人。柳大夫縮在一个角落里，正和三弦师鹤泽万八不大好意思似的聊着天。

玉次郎走进大房間来，长尾大夫睜着大冷眼睨視了一下，並沒有打招呼的意思；他的一派也都学着他。玉次郎深深感觉到这一点，却竭力陪着笑脸，坐到长尾大夫面前，低头施礼：“您早。各位都早。”

礼数周到，极力敷衍，可也沒有得到回礼。玉次郎只得收斂笑脸，站起来，走到鹤泽和柳大夫的旁边坐下。心里想着：在这样一种险恶形势之下，显然分成两派来开会，殊为不妙。可是也沒有別的法子。

屋子里不見有卯三郎，他就問身旁的紋造：“师傅上哪里去了？”

“唔，不知道。”

紋造冷冷地轉过脸去。哎，这家伙也变心了嗎？玉次郎感到很难过。每天每天，开的就像这黄梅雨一般的

① 木偶淨瑠璃的演艺組織有三个因素：（1）說唱——为主干，艺人称“大夫”；（2）搬演——傀儡师；（3）弹奏——拉三弦的三弦师。

會議。而每天每天只見反對玉次郎的主張和意見的人越來越多。

卯三郎哈着腰從廁所回來，一時從樓下也上來了幾個人。經理來到大房間門口，向眾人行了一個禮，宣布全體人員都到齊了。於是以長尾大夫和玉次郎為中心，將近六十個人圍成一個大圈坐下來。各人坐的地方，無形中早有了一定的位次。每天多少也有點兒變動，今天就只有紋造一人改坐到那一边去了。這麼一來，玉次郎這邊就剩下二十來人了；可是看起來也不會有變動了。

長尾大夫首先開了口：“我說呀，咱們別再來這一套了吧。老實說，吵嘴吵到舌敝唇焦，然後再去出台演戲。啊呀，這樣的生活，可真受不了噢。不差什麼地就來個結束吧，大家看怎麼樣呢？”

畢竟是聲量在日本數第一的大名家，打退堂鼓的口氣也這麼響亮，兩派的人听了都在點頭。

“這個嘛，我也是一個樣的心情。真是，够煩的。大家聚到一起，盡聊這些話，一點樂趣也沒有呀。要是能够聚精會神地來研究技藝，那該是多麼快樂的事呢？只不過，現實却怎麼樣也不容你罷休嘛，您說是不是呢？”

玉次郎本想先讓別人來發表意見，無奈在座的盡是些寡言的君子，結果沒有法子，只得自己起來接口：“就像方才我看見的一件事情：偌大年歲的卯三郎師傅，還得辛辛苦苦地冒雨跨過電車道。什麼名家咧，活着的文化

財宝咧，大家推崇的人物，雨天日子，却連个車都坐不上；这就是今天的現狀。由你怎么样去钻研技艺，前程就是这个样子。想到这上头来，哪还說得出口，叫年輕人去勤学苦练呢？如果我們現在不来开出一条道路，让大家生活有个安定，前途有个希望的話，这文乐就怕沒有明天了啊！”

耳朵不大听得見了的卯三郎，坐在这圈人中間，只閉着眼睛，脸上沒有什么表情。其余的人呢，各自抱着一种感慨，用眼睛盯着他。

有个哑嗓門儿的发了話。那是長老之一的胜大夫。

“話儿說到文乐的明天上头来，要知道文乐的昨天，可比今天还要慘呢。本来这就是个非甘心受穷不得成名工的技艺；凡是进来的，都是豁出去穷一輩子而来的；这才是文乐。像我們，从小就自帶飯盒儿来学的徒，还给师傅当杂差，听使喚，修业了数十年，才到的今天。一直受苦受累，到今天也还是个穷。可也不曾討厭过穷，也不曾觉得气不平过。如果一心惦念着錢的話，技艺是不会精进的。非但不会精进，惦着錢就会荒疏了技艺。想要靠义太夫曲^①来賺錢嗎？趁早儿去当‘点儿’好了。文乐可只能让那些决心不要錢的学到真本領。我就是这么个看法。”

① 竹本义太夫(1651—1714)創成的淨瑠璃說唱調。

所謂“点儿”，指的是歌舞伎^①中唱高座^②的角色。文乐的大夫去唱歌舞伎时，就在大夫的大字下边点上个点儿，写作“太夫”。文乐瞧不起歌舞伎，所以給取上这样个鄙称。

当了演員就不該惦念金錢這句話，一听就是个正統派的見解，使人感到可敬可佩，却正是一向被公司方面所利用的一个弱点，玉次郎每次都觉得气忿不平。胜大夫說什麼：要賺錢，去当“点儿”好了；可是真个去当起“点儿”来，大夫和三弦师且不去說他，却叫那沒有这种出路的傀儡师，又去当什么呢？玉次郎很想大声地說穿这一点。

长尾大夫早深深地点着头說道：“可不是嘛！”

接着就摆下一张一本正經的脸，給年輕的人們讲起大道理来了。

“从前嘛，人家都把文乐的大夫称作‘大官人’，敬重来着。有人請去說唱一段，就去露一手；至于謝仪，任凭人家随意，决不爭多嫌少。哪怕只是一张一圓的鈔票也好，或者高兴时送一百圓也好，都一个样儿頓首領情。原本出去說唱，就为的是一个名誉体面。如今可還沒露得一手，先来問薪金。甚至于学那‘赤色分子’的样子，要

① 日本的一种古典歌舞科白剧。

② 歌舞伎剧的舞台上或幕后，往往設有高一截的台座，奏三弦及說唱地子詞的演員列坐其上。歌舞伎里說唱的义太夫曲和淨琉璃的义太夫調稍有不同。

求公司給长工錢；这样的工会只能使文乐墮落下去，不如趁早把它解散了，才是办法。用一句玉次郎师傅說的話，那样才是为文乐的前途呢。”

本来一个六十来人的大家庭，要单靠出在观客身上的不多的进款来維持，是公司难以办到的事。每月按照排定的剧目来点派角色，派不着角儿的人，就得閑着；計日发給的薪金，也就拿不到手了。拿得到手的，都还不成什么数儿，何况完全没有收入的？其生活的艰苦，自是一目了然。玉次郎一班人因此提倡要想法儿給这班人来点儿保障，才組成这么个工会；可还不到一年，就有了不如解散的話头。說这話的人，却也有一番道理。

工会用来津貼沒有出台的人的錢，是从出台的人应得薪資項下提出来的公积金支付的。其实，也就是由一班卖了力气的人来养活一班閑着的人。卖了力气有得富裕呢，也还罢了；无如演戏成績不大如意的文乐，收益是微不足道的。再要从这里面来抽头，虽說微乎其微，毕竟是件痛心的事。使这些心怀不滿的人越发不能忍耐的是，每月月初公布的月度編排剧目有这么个現象：派到戏的人，差不多月月儿出台，派不到戏的，就差不多月月儿閑着。在公司方面，总喜欢派戏給有点名气的、有实力的演員；不大出名的，沒有实力的，就永远得閑着，等人家来扶养。因此嘖有煩言：照这样，自己不簡直是为了养活那沒有能耐的人而演戏嗎？

这种不平之气，日积月累地膨胀起来；就不断有人出来抓住玉次郎詰問：“咱們为什么非得給耗谷虫来卖力气不可呢？”

“可別这么說呀。眼下就算是耗谷虫吧，其中可也有不知几时就会发迹的啊！想想你我的修业，到今天有多少功夫了？决不止十年八年的吧？文乐的技艺是，只怕苦修个二十年，也还不知道成得了成不了一把手呢。”

問題不在文乐的今天，而說的是十年、二十年的前途。这班人現在虽然不頂角儿，却不声不响在修练技艺，等着能頂上角儿的那一天，我們須得想法儿讓他們在生活上多少得点儿补助。这不就是身当其事的人的义务嗎？玉次郎这話，早已說得舌敝唇焦了，却还是說服不了人。只因为他毕竟还战胜不了过去那許多“艺談”的力量。

例如說：丰泽团平娶了个叫作千賀的才女作妻子，可还是赤貧如洗，住的是破房子，坐的是烂席子；但是他弹出来的三弦音色，却饱含着一种豪富的气概，能够让听众傾倒。还有某人，大家都謳歌为名家能手的，手里拿的那张三弦却只是个廉价的次貨。比自己灵魂还宝贝的乐器，却穷到掏不出錢来买好的。然而他尽管这么穷，任什么名器也不及从他的三弦里弹出来的声音美妙。据說他的口头禪是：“三弦不是靠牙撥来弹的，須得靠手腕来弹。”

“历来当上‘紋下’^①的，誰都这样立志安貧，有了这一頓，沒得那一餐的。文乐的传统不就是这样的嗎？好容易博得个大夫的名头，說唱‘大序’，进而說唱‘序中’，最后才說唱‘序切’^②；这中間如果只花十年工夫，那真算是破格的发迹得早的了。凡是投身在文乐的，誰也不想靠这艺道吃飯。我現在也决不作这样的梦想。”

說这話的大夫，叫他妻子开着一座小酒楼，倒确是名副其实地悠悠自得。他那后顾之忧，专心致志于技艺的态度，与其說他高尚，不如說他英明。不过，哪能人人都叫自家老婆去經營个小酒楼呢？問題就在这一点啊。

“如果嫌在文乐沒法儿糊口，穷苦得受不了，因此觉得熬不下去的話，尽管別干这个了不好嗎？自由主义的世界呢，想不干的人，誰也不能拦阻他吧。”

还有人用这样的話来表露他冷酷无情、轰人走的意見。他以为艺道上，免不了有落伍者。演出公司之所以选不上某人，就只怨那个人自己缺乏才能；所以被人淘汰了去，原也是沒有办法的事，不是嗎？这倒也是，說来也惊人：技艺的成材不成材，固然要凭努力，而根本还是在于才能。这一点，玉次郎在他三十多年的經驗里，看見

① 木偶淨瑠璃剧团的代表人称“紋下”。劇場門前，高悬牌匾，上面剧团的“紋”(徽章)，大书其艺名，故有此称。

② 淨瑠璃說唱調一般分为三段或五段，第一段叫序曲。序曲的开头部分叫“大序”，中間部分叫“序中”，末尾部分叫“序切”。